

19

党史资料

丛刊

第3辑





党史资料丛刊

一九八〇年第三辑

(总第四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 字数 124,000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8,000

书号 3074·573 定价(六)0.51元

内部发行

1229.1/7.4



2 023 3068 2

目 录

党史资料丛刊 目录

一九八〇年
第三辑
(总第四辑)

回 忆 录

地下交通等

- 秘密交通工作回忆及其它……………熊志华 (3)
一九三一年周恩来同志从上海进入
苏区的一些情况……………李沛群 (19)
我党地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创建情况……张沈川 (24)

苏 准 会

- “苏准会”秘密机关……………胡毓秀 (33)

工 人 运 动

我在海总、工联和全总白区执行局

- 工作的情况……………夏爵一 (38)

文化出版工作

- 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斗争情况…王学文 (44)
大革命时期党的地下印刷厂……………毛齐华 (54)
回忆《向导》的出版发行……………徐梅坤 (63)

新 四 军

在新四军工作期间几次回上海搞采购等

- 工作的回忆……………叶进明 (66)

目 录

瞿 秋 白

瞿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堂和北京的一些情况

..... 孙九录 (74)

陈 乔 年

陈乔年所述他家庭情况及其它..... 彭健华 (77)

专题研究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郊县农民的武装暴动

..... 上海警备区民兵斗争史资料组 (82)

顾顺章的叛变投敌和钱壮飞保卫中央的功绩

..... 谭宗级 (102)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始末考..... 姜沛南 陈卫民 (105)

关于沪西工友俱乐部..... 张 铨 (116)

周恩来同志第一次到上海的时间..... 夏顺奎 (125)

人物介绍

共产国际代表等人物介绍(二)

..... 向 青 石志夫 孙 岩 (127)

革命报刊介绍

周恩来同志创办与主编过的六种报刊..... 钟镇藩 (148)

史迹简介

上海革命旧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叶 累 邱作健 (159)

封面装帧 范一辛



2 023 3068 2

目 录

党史资料丛刊 目录

一九八〇年
第三辑
(总第四辑)

回 忆 录

地下交通等

- 秘密交通工作回忆及其它……………熊志华 (3)
一九三一年周恩来同志从上海进入
苏区的一些情况……………李沛群 (19)
我党地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创建情况……张沈川 (24)

苏 准 会

- “苏准会”秘密机关……………胡毓秀 (33)

工 人 运 动

- 我在海总、工联和全总白区执行局
工作的情况……………夏爵一 (38)

文化出版工作

- 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斗争情况…王学文 (44)
大革命时期党的地下印刷厂……………毛齐华 (54)
回忆《向导》的出版发行……………徐梅坤 (63)

新 四 军

- 在新四军工作期间几次回上海搞采购等
工作的回忆……………叶进明 (66)

目 录

瞿 秋 白

瞿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堂和北京的一些情况

..... 孙九录 (74)

陈 乔 年

陈乔年所述他家庭情况及其它..... 彭健华 (77)

专题研究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郊县农民的武装暴动

..... 上海警备区民兵斗争史资料组 (82)

顾顺章的叛变投敌和钱壮飞保卫中央的功绩

..... 谭宗级 (102)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始末考..... 姜沛南 陈卫民 (105)

关于沪西工友俱乐部..... 张 铨 (116)

周恩来同志第一次到上海的时间..... 夏顺奎 (125)

人物介绍

共产国际代表等人物介绍(二)

..... 向 青 石志夫 孙 岩 (127)

革命报刊介绍

周恩来同志创办与主编过的六种报刊..... 钟镇藩 (148)

史迹简介

上海革命旧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叶 累 邱作健 (159)

封面装帧 范一辛

秘密交通工作回忆及其它

熊 志 华

一 离开闽西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挺进赣南闽西，揭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序幕。三月，解放了闽西长汀。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红四军三下龙岩。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在我的家乡闽西永定县湖雷礼拜堂，亲自主持召开了湖雷赤卫队和地方干部会议，宣布湖雷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又亲自在南门坝召开隆重的万人大会，宣布闽西永定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当时，我入党不久，在溪南乡苏维埃政府任土地委员、肃反委员和永定县农民协会委员，被选为出席中共永定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后，我就在永定县湖雷区委工作。

一九三〇年秋天，县委决定调我去龙岩，到中央闽西特委去工作。报到后，特委书记邓子恢对我讲述了闽西根据地粉碎蒋介石反动派两次“三省会剿”后的形势，接着说，为了继续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加强中央苏区同上海党中央及

回忆录

各个革命根据地、白区党组织的联系，要建立一条秘密交通线，传递文件情报，运送军用物资，护送领导干部。邓子恢布置给我的具体任务是负责闽西特委同福建省委之间的秘密交通工作。谈话之后，我在特委机关的“工农通讯社”学习了几天，就到福建省委去报到。从此，我转入了长期的地下工作。

几个月后，省委决定派我到上海去，担任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之间的地下交通工作。一九三一年春，我带着几份机密文件，装扮成跑码头的商人，乘坐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离开厦门，第一次到了上海。

二 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 之间的秘密交通工作

到上海后，在四马路找到一家小旅馆暂时住下来，同行的福建省委王同志陪我一起抓紧时间到市区熟悉地形，尽快掌握交通情况。过几天，中共中央交通局的吴德峰到旅馆来和我接上了关系。我将带来的文件交给他后，吴德峰亲切地问了我路上的情况，介绍了上海地下交通工作的特点，约好今后接头的时间、地点，并给了我一些钱。我在虹口爱而近路（今安庆路）北高寿里租了一间亭子间住下。这以后，我的任务就是携带文件和护送中央干部来往于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

当时，在这条秘密交通线上工作的还有李沛群（现在广州第一机械工业局，当时是闽西交通大站主任）、肖桂昌、曾浪波、黄华（长征时牺牲）、张超（坚持游击战争时牺牲）、雷德兴（已病故）等。我们的主要交通线路是由上海经汕头、潮安到达大埔县青溪乡交通中站，再进闽西苏区到中共闽西特委所在地。

在中央苏区的边境线上，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封锁是很严

密的。我们每次到达大埔县时，住在离县城二十多里地的一个小村子里。敌情严重时，就跑到后面大山上的草棚里荫蔽起来。每次过封锁线都在晚上九时之后，翻山越岭走小路。我们随身都带着手枪，如遇见敌人来不及躲避时就冲过去。一九三一年底，我送一批无线电台的重要机件到中央苏区去，在桃坑交通站，因叛徒丘寿书告密被敌人包围。我和交通站的负责人老赖以及派来接应我的武装交通员杨雄初、雷德兴、阿蔡、温仁宝一起边打边突围，电台器材终于送到了中央苏区，而交通员丘寿科为了掩护我们身中三弹英勇牺牲。

我记得当时上海党中央与我联系的是吴德峰夫妇，在他们之后由陈刚、老蔡和陈彭年联系。我先后共护送了几十人去苏区。他们中有刘晓、陈琼英（任弼时的爱人）、罗明（福建临时省委书记）、张良（项英妻）等人。刘晓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进攻上海，炮轰吴淞口时，和另外三个同志一起乘坐外国轮船离开上海的。

一九三三年初，党中央决定我留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在张唯一和刘建初领导下，负责将中央的文件、报告转发各地；并负责上海同各苏区之间，同各地地下党组织和交通站之间的联络工作。当时，党中央交通站的负责人是陈刚，我与他一起从一九三一年工作到一九三四年我离开上海时为止。党中央油印的文件和密件由王克波写好后送来我处，再由一位女同志到我这里拿去转发各有关部门。我和刘建初、阿金、赵敏是一个党小组。

不久，党中央机关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以后，上海党组织受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敌人往往利用叛徒来破坏我们的组织。一些叛徒每天带着敌人在车站、码头、马路、旅馆等处搜查追捕，致使破坏事件接连发生。在一九三四年九月间地下党遭到一次大破坏后，十二月间的一个晚上，又有十几个机关被敌人同时破

坏。在这一天，北方交通的负责人，刚从天津来上海接洽工作，也不幸被捕。第二天一早，刘建初即来通知我立即转移。我想办法通知了各有关组织，减少了损失。

三 到湘鄂川黔苏区去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组织决定我离开上海到湘鄂川黔贺龙、肖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去工作。一月下旬动身，同去的有马嘉凌、陈某某与另一非党同志杨某某。阴历年是在离苏区边境二百余里的一个小村子里过的。二月下旬才到达湖南桑植、大庸县。此后，我即跟随部队移动。三、四月间，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与肖克指挥下，一举歼灭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一个旅和一个师，活捉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俘敌三千余人；接着，又打了几个大胜仗。蒋介石重新调兵遣将，纠集了好几个师的兵力，妄图将红二、六军团重重包围，压缩于龙山、桑植狭小的地区里。

五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任弼时的秘书老袁来对我说：“贺老总和弼时同志请你马上去一次。”我去后见贺龙已在任弼时屋里。贺老总对我说：“老熊，我们想让你到上海去一次怎么样？”任弼时接着说：“志华同志，你刚从上海来不久，对上海的情况很熟悉。为了同上海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打破敌人的封锁，搞到一些我们这儿非常需要的物资，决定让你回上海去一次，并带一个交通（从四师挑选的一个副排长，叫王平）和电台呼号、通讯密码及秘密文件。”为了路上应付环境，我们打扮成商人，我把密码和秘密文件分开藏在把纸伞的竹柄内和衣角内，组织上又为我准备了六十多斤烟土和一些当地土产作掩护。

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沿途驻满敌人重兵，搜索盘问相当厉害。在途经湘西慈利城时，敌人看我们不是本地人，把我们抓了起

来，严刑拷打审问；甚至在半夜里把我拖出去假枪毙。后来，因为我和王平始终咬定是生意人，又有向导罗维华找来了客栈老板作担保，敌人在第三天释放了我们。我和王平从津市坐小火轮到长沙，再经武汉到上海，与上海党组织负责人王文洁接上了关系。

沟通了红二、六军团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之后，六月底我带着贺龙的外甥和一位姓张的同志返回湘鄂西苏区。在湖南常德乘小轮船到津市的路上，我恰巧听见两个敌军连长在船上谈起津市国民党军队布防的情况。他们说总共有一个营，河对面碉堡布置了一个连，市区一个连，市区周围碉堡一个连。我回到苏区后即向贺龙、任弼时、李达作了汇报。以后贺龙与任弼时又找我谈了路上了解到的情况。任弼时问我，津市外面河堤下一个碉堡里敌人的情形，恰好我没注意到说不出来。过了十天左右，红二、六军团出发东征，解放了津市，全歼敌人一个营。此后，红六军团在肖克指挥下，乘胜追击敌人，又占领了常德县城。

四 在长征途中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有力地钳制了敌人向一方面军的追击之后，撤出了湘鄂川黔苏区，由桑植出发，开始北上抗日了。我也参加了这举世闻名、艰苦卓绝的长征。

长征时，我先后在军团地方工作部、统一战线部和政治部工作，并担任政治部的支部书记。从湘西到云南的行军途中，敌人前堵后追，头顶上还有飞机盘旋。为了荫蔽，我们的部队在未过金沙江前，多半是夜行军。

一九三五年冬，全军胜利地渡过了天险金沙江。接着，我们爬过“火焰山”，经过通安县，穿过会理彝民区。我们的行军速度更快

了，昼夜兼程，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八十里，还要同敌人打仗。

一九三六年六月，红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接连过了几个大草地。一天，在甘南新城出发之前，任弼时到政治部来找我，决定要我和吴德峰一起到西北局及四方面军所率直属队去。任弼时说：现在我们要继续北上，到陕北同一方面军会师。红二方面军将担任北上时右翼的作战任务，你们到四方面军司令部去，以便更好的协同行动。

在由岷州哈达铺赴三十里铺的路上，我和吴德峰谈起中央苏区当时撤出时的情况，深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同时，也为全党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终于转危为安而感到庆幸。我们也听说过朱总司令和张国焘之间的斗争。我和吴德峰都做了思想准备，那就是坚决站在朱总司令一边，拥护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中央。

果然，到了三十里铺的第三天，在四方面军司令部里我们就亲眼看到了朱总司令和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张国焘要改变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决定，提出去进行西征，再去青海过草地。这种明目张胆的分裂行为当即遭到了朱老总的坚决反对。四方面军的同志也一致反对西征，于是部队又回头北进了。

到四方面军司令部后，我同吴德峰被分配到司令部第二梯队工作。在行军中，朱总司令经常和我们走在一起，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他把自己的炒面分给战士吃，自己和我们一起挖野菜煮了吃。那时，张国焘企图威逼朱老总反对党中央未成，就处处刁难朱老总。张国焘一个人有十多匹马，行军中前呼后拥好不威风。可是，他却采用极其卑鄙的手法，指使手下的人在出发前去偷朱总司令的牲口，我们都非常气愤。可是，朱老总却淡然一笑，他对我们说：为了北上抗日，待以后再说吧。充分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的胸怀。

廖承志由于公开反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也遭到了张的刁难，只分给他一匹很小很瘦的骡子，简直无法骑，甚至连驮点粮食也不成。廖承志只好跟在骡子后面，用鞭子抽一下，骡子才肯走几步。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由于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的坚决斗争和我们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抵制，终于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实现了大会师。会师大会是下午三时后在一个山坡上开的，彭德怀致欢迎词，会场上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五 从延安到西安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组织上分配我到党中央外交部李克农处工作。十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出现了国共重新合作、全国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党中央外交部的工作日益繁忙起来。

一九三七年初，党中央外交部的交通科搬到延安城，以后又搬到延安城外。交通科的工作由张明远和我负责，主要任务是接送、招待和安排从西安来的各地青年学生以及外宾，联系交通车辆和粮食运输等。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和丁玲就是这时候来延安的。史沫特莱给我的印象很深，她刚来时极为兴奋，和我们在一起毫无拘束。

是年春，组织上调我到西安红军联络处负责同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交通联系和来往文件的转送工作。西安红军联络处的工作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秘密工作由吴德峰负责。有一次，在吴德峰家里周恩来同志着重给我们分析了形势与联络处的工作方针，他提出：随着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变化，我党作出了积极的、有条件的、有原则的让步；西安联络处的工作，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决不被国民党政府所左右；要建立一个广泛的巩固的民

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人民起来抗战；这样，西安联络处的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必须认真搞好。

六 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张闻天、叶剑英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我谈话，决定调我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并说廖承志将负责办事处的工作。

我到香港后相隔几天廖承志也到达，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随即成立。办事处机关设在皇后大道，对外挂“粤华运输公司”招牌。廖承志充当“老板”，主持日常工作的“司理人”是连贯。当时，我除了负责来往交通联系外，并公开与香港华侨爱国人士和妇女救国会联系，接受他们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和物资、慰劳品等。

不久，我们机关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在何香凝协助下解决了。胡立教、申江到港采购电器材料等物资时，我负责解决运输问题。

一九三八年四月，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来中国，路过香港住在九龙饭店。白求恩在香港住了几天，由我接待并陪同坐火车到汉口办事处。

八路军办事处的活动引起香港当局的注意，加上日本特务机关、日本浪人、国民党顽固分子不时捣乱，我和一些同志只好由半公开转入秘密工作。交通物资运送工作转交王超柏负责；我的主要任务放在内部联系和交通来往方面。记得这时先后经香港去重庆、桂林等地的负责同志有刘晓、刘长胜、龚饮冰等三十余人。

一九三八年在香港一起工作的还有在长征时二方面军政治部认识的刘少文同志和交通王阿林、宋季仁、曾昌明、肖桂昌、李沛群、曾浪波、雷德兴等十多位同志。

七 在上海交通站

一九四〇年六月，中央决定调我到上海交通站。在刘晓领导下，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与香港的联络，并同中央派到上海的机要系统负责人龚饮冰联系。是年冬，我在冷茂冷气公司找了一个公开职业，开始同一部分在洋行里有职业的党员联系和在洋行职员中进行宣传、教育、发展工作。上海交通站的黄庆棠也到一家外国人开的瑞典电器洋行当职员。我又将张文英在外滩金陵东路十二号开设的太古新报关行的栈房作为通讯联络地点，必要时作为我们自己存放文件、物资和器材的地方。

为了支援抗日前线和根据地，加强与中央与各地的联系，上海地下党决定开展同天津、河南、开封、徐州、浙江、杭州、广东、汕头等地的交通工作。由我负责联系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天津设立与华北八路军联系的据点。由朱祖贤通过宁绍人寿保险公司陈己生关系在天津开设了分公司作掩护。开始，他的经费由我按月从上海汇去，以后他自己也能解决一部分生活费了。一九四六年后，我把他的关系转给卢绪章。派去天津的还有张远辰。

在河南开封建立与延安党中央联系的交通站，把原在开封的郑建章调回上海，仍回圣约翰大学学习与工作，郑的关系于一九四三年转学委。开封交通站的负责人是戴荣春，我与戴的关系保持到一九四七年。戴调回上海后，到沪江大学，他的关系转学委。

在江苏徐州的交通工作，由缪尉君负责。因缪尉君未接上关系，返沪后另行分配工作，关系转给吴雪之。

在杭州建立与浙江三五支队的联系据点，由曹世军负责。我给了他一笔经费，在杭州开设利丰布厂作交通站，并要他尽快创造

条件打好基础以利开展工作。曹的关系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我去华中局城工部时转给姜星塔。以后，他在蔡东园、韩西雅领导下工作。

曾浪波（又名曾昌明）一九四一年六月从香港站调至上海站，原预定分配掌管长江线，因该线各方面关系未联系好，未能开展工作，一九四二年到苏北华中局。

此外，在广东汕头和西安设立了交通站，谁去的我已记不清了。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亦被日寇占领，上海与香港的交通断绝。接着，日军开进上海租界，“孤岛”沦陷。一九四二年冬天，中央指示江苏省委领导成员和一些负责干部，先后撤往华中根据地或重庆、桂林办事处去。刘晓、刘长胜、刘宁一、王尧山等去华中局。一九四二年八、九月间李白的电台被日寇破坏后，中央指示上海交通站暂停工作，人员除可留少数交江苏省委领导继续工作外，分路撤退。龚饮冰、李沛群等向西走武汉、沙市，偷渡过沦陷区，辗转到重庆。曾昌明夫妇、王阿林夫妇、李惠兰、宋季仁以及机要人员等撤至苏北解放区。这次撤退的人是很多的，对留下坚持斗争的人员都作了具体研究和布置，重新安排了联系方法和地点，明确了任务。

刘晓告诉我，组织上决定我留在上海，坚持进行敌后地下斗争。在他未去新四军前，约我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亚洲饭店开了一间房间，整整地谈了一天。刘晓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阐述了毛主席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以及“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策略；关照我们要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不断积蓄、壮大我们的力量；要运用各种工作方式，广泛深入各阶层，联系广大群众，在抗日的原则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最后胜利；要注意荫蔽自己，防止敌人的破坏；要认真搞好地下交通工作，掌握好可靠的

交通线，随时备用。

刘晓还对我今后的工作作了具体布置，主要是保存党留在上海的有生力量，负责同华北线、华南线以及留在上海的各个系统的十几个负责同志的联系，同各地来沪汇报工作的同志接洽并解决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刘晓拨了一笔钱款和物资交给我负责，为保持币值，可以作做生意的资金。这笔钱定期给各地同志汇去外，并可维持我的生活。刘和我约定，他走后由他爱人张毅同我联系。

之后，我在陈己生帮助下，作为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和宁兴水火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利用社会职业作掩护，开展工作。此时，正是抗战极其困难的岁月，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同志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同志们之间发扬了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光荣传统，谁有困难，大家就尽力相助。我按时给各地汇去了经费，并同各地来沪汇报工作的同志保持了联系。我还曾二次到杭州曹世军的织带厂去，了解他工作开展的情况。通过邮政总局金殿贵，我们还及时收到根据地寄来的报纸，又通过邮讯总局王关旭，将根据地需要的报刊寄出。从一九四〇年秋至一九四五年四月，我所掌管的工作范围内没有发生严重事故，地下交通一直没有遭到过破坏，保持了畅通。

一九四五年四月，组织上决定我的一家，撤退到苏北根据地去。由交通赵茅兴护送我们离开上海，经镇江，过瓜州，到仪征后到达华中局城工部。那时，刘长胜任华中局城工部副部长。他说，组织上要你来根据地，主要是你的身份和活动已暴露，被日寇与汪伪汉奸注意上了；同时，华中局要开展与华北、华南等地的联系，需要你继续负责地下交通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取得了胜利，中国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八月二十九日，组织上决定我同刘长胜、姜维新等十几